

趙註孫子

九變行軍  
地形

四

			九	漢
		一	五	書
		七	八	門
		一	八	
五	〇	一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九	五	漢
函	函	函	一	書
一	五	一	八	
六	五	一	八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13
冊數	5 ( 4 )
函號	299 181

兵家七号

五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趙註孫子卷之四

閩晉江虛舟趙本學解引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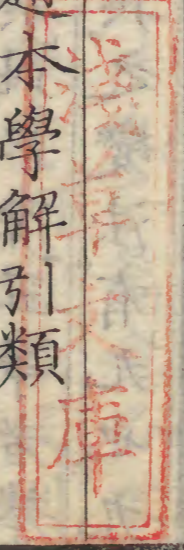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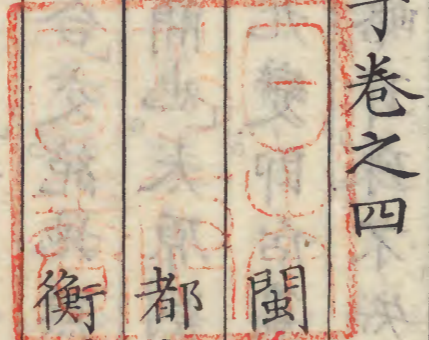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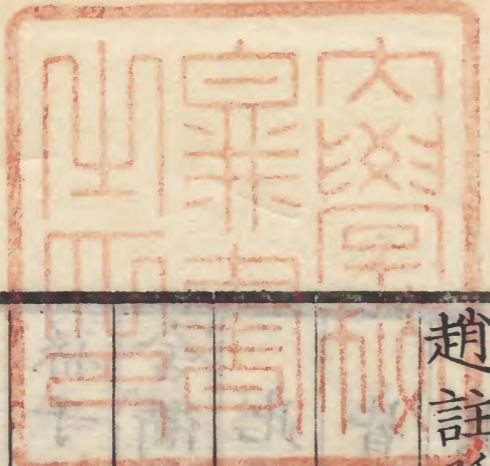
都察院御史梁見孟校

衡州府推官周著全校

皇國窪田清音訂刻

九變第八

常之反為變。上篇所論軍爭之法。是道其常。此篇皆以不必於爭者為言。故曰變。但知一於爭而不復知其中又有不可爭之變。則謂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矣。故孫子歷舉九變之事。以繼軍爭之



後且拳拳然以思慮備防為戒。以必死忿速為賤。真可謂用兵者之龜鑑也。先儒謂大學一書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缺。愚於孫子十三篇。謂亦有然者。此之謂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此錯簡也。太原劉寅直解曰。杜牧張預等家舊註。皆謂九變。即后篇九地之文。於此只陳五事者。舉其大略耳。殊不知九變者。用兵之變法。有九也。九

地之變者。遇九地而處之。有變法也。二篇意各不同也。愚自十八九歲。先人授讀張賁判定註板。則以上篇高陵勿向一段八句。通此篇絕地勿留一句。共為九變。其圯地無舍。衢地合交。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四句。為九地篇文。斷為錯簡。甚為有理。寅非敢倭於張賁。而逆於杜張諸公也。顧其理勝與不勝耳。或者曰。有一句解一句。何必改正。信如此說。大學中庸。逮於禮記。程朱不必表而出之。尚書武成。簡篇雜亂。蔡氏不必訂而正之。其如識者何。後之君子。宦遊中國。必有得張賁註者。方信吾言。

不妄也。張預曰。從圯地無舍。至死地則戰。此為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惟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叙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為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矣。下文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叙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理相須。而用故兼言之。愚按張預之說。謂九變即後篇九地之文。固非孫子之本意。且九地在後。

九變在先。見於前者。或舉其大略於後。安有見於後者。而舉其大略於先邪。張之不為優論。固矣。又有何氏及鄭靄註釋。則復截自圯地無舍。而至地有所不爭。為九變。除君命有所不受一句。為是總申上文九事。又謂五利。即圯地無舍五句。夫圯地五句。既指其為九變。復指其為五利。此不通之甚。又有過於張者。豈微詞與。吉而非後學之所識。歟。欲強鑿之。決不可得意。必有脫誤錯雜之故也。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

所不受其數十矣。人不得不惑。愚熱觀文意。上下止過其地之利害耳。且十事之內。君命有所不受。是與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况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而不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等也。邪。况下文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鄭露曰。自人字至地有之地字。為九。自無舍至不爭。為變。及獲見劉寅

直解。知有張賁之書。直以圯地無舍。衢地合交。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四句為行文。取上篇高陵無向。以下八句。繫諸合軍聚衆句之下。絕地無留之上。句法相合。文理相貫。九變明白。渾無諸家牽強之病。令人欣幸拜賜。全書不待自為深辨。而脫然從之矣。然愚猶以為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九字。蓋亦誤因上篇之文。而重出也。今只截自上篇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缺。窮寇勿追。八句。以合於絕地勿留一句。為九變始為全文。更尤簡淨。其此篇將受

命於君。合軍聚衆。凡九字。歸諸軍爭篇。下四句歸諸九地篇。則孫子之書無一言之不足。亦無一言之有餘矣。不辭僭妄之罪。正之如左。後之君子幸見教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言敵乘高陵而陳者。不可仰而攻之。敵背丘而陣者。不可迎而就之。皆宜稍遠布陣。誘使下平地。後方可接戰。

引類

周將尉遲迥圍洛陽。齊將段韶帥三百騎與諸將

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與周軍遇。即結陣以待之。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敝。然後下馬擊之。周師瓦解。墜谷死者甚衆。此遲迥向高陵而敗也。

大陣後列。別以奇兵挑戰。戰未甚力。兵未甚傷。而忽然回走者。此左右必有伏兵。邀我而去。不然。欲使我軍爭進。失隊。反旗復戰。或欲致遠。就近。以出其奇。故不可從也。宜斂兵自守。以俟其變。若北而旌旗不齊。金鼓不應。喧嘩不止。蹂踏不顧。顏色恐

懼。委棄軍需者。即為真走。可發奇兵。速追之。大陣且顧且從。遇有山腰林壑。可伏之處。猶宜停搜。可保萬全也。

引類夫昔此古必有其法。劉備與魏將李典相拒於鄴。劉備一朝燒屯而退。諸將將追之。典曰。敵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夏侯惇不聽。遂追之。果入伏中。賴典往救之。乃得免。此夏侯惇從佯北而敗也。谷銳卒勿攻。周人以此亦其前。上山無輝。且輝且味。一陣之中。必有精銳最堅之處。或在先鋒。或在左。

右。此敵所恃。以為冒陣者。不可犯之。惟攻其脆弱之處。一處敗。則餘處自潰矣。若乘勝遠鬪之兵。亦謂之銳卒。亦宜備之。

引類

趙景慈與獨孤懷恩擊浦州賊。堯君素兵鋒甚銳。前後遣將。皆不能勝。景慈謂眾士曰。君素小盜。何足經營。但諸軍不武耳。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賊從地道中出兵掩之。懷恩不及救。景慈被執。此景慈擊銳卒而敗也。

餌兵勿食。

餌者釣魚之物。凡無故出兵平易之地。挑戰者。或以老弱邀戰。或用軟弓弱弩。令我忽易之者。或以輜重貨財子女牛羊。縱驅徐行。以遺其後。令我掠取者。皆是為餌之兵。欲以釣我者也。必有奇伏。當候察之。攻之則食其餌矣。

引類

桓溫伐燕慕容宙。率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陣。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

而走。晉兵追之。宙率伏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此桓溫食餌兵而敗也。

歸師勿過。

歸師無鬪志。惟當犄角其後。或扼之於隘。可也。若過之。使不得去。必致死戰。

引類

赫連勃勃伐禿髮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餘口。牛馬數十萬。而還。傉檀率眾追之。其將焦殷曰。勃勃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圍北渡。趣萬斛堆。阻。



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傳檀不從勃  
 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陵埋草以塞路。勃  
 衆逆擊傳檀大敗。殺傷萬計。此傳檀過歸師而敗  
 也。

圍師必闕。

圍之太急。彼無出脫之路。必有困極之勢。開其一  
 面。以搖其心。譬如決水。使之自潰。則其勢不相救。  
 而可擊也。

引類

朱雋討黃巾賊黨韓忠據宛乞降不許急攻連戰

急上  
脫因

不剋。雋上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外  
 圍周固。內營急迫。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  
 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  
 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氣散。  
 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雋因擊大破之。忠  
 降。此朱雋圍師不周而勝也。

窮寇勿迫。  
 窮寇者。資糧已盡。貨財已亡。行陣已破。舟楫已沈。  
 但結部伍。不為營舍。欲求一戰而不得者也。緩之  
 則去。迫之則回。致死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此善喻

也。夫也。引類

契丹擁眾數萬南侵。晉將杜重威退保泰州。契丹踵之。與晉軍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復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行纔十餘里。人馬饑乏。晉軍至白圍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暴風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符顏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顏澤元福等擁精

騎出西門擊之。契丹却數百步。顏卿以騎橫擊。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逐北二十餘里。重威曰。賊已敗。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追擊。皆渡水去。此契丹道窮寇而敗也。

絕地無留

絕地。死絕之地。無可生望之處也。留。要留之也。敵置兵絕地。計出致死。若留之而與之戰。猶入窮巷。以搏猛虎。驚駭反噬之勢。哮然而起。如之。何其可禦邪。故當緩之。使過。不可要留於其所也。大抵九變皆以不可攻人者言之。舊注謂我處絕地。不可

淹留殆非此篇之旨。武經總要載九變故事。而有圍師勿周。絕地勿攻之目。即此篇之互文也。其義精矣。  
 齊有刺史司馬難消。請降于周。周遣楊忠奚武率騎五千。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迎之。前後三遣使報難消。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奚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

士三千人。據城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以難消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將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食飽。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既而齊師佯若渡水。忠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引而還。此楊忠在死地。而齊人不敢要也。韓信擊趙。背水而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明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走入水上。軍士皆殊死戰。不可敗。遂破趙軍。此趙王歇要人於死地。而敗也。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

君命有所不受。

塗上疑脫一故字言為將者當知上文九變之道。

而進退之不可有塗必由有軍必擊有城必攻有

地必爭有君命必受也。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利宜也。高陵背丘宜遠之佯北餌兵宜舍之銳卒

宜老之歸師宜躡之圍師宜開之窮寇宜緩之絕

地宜用之此九變之利也。

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有於字雖上有者字

用兵以知變為先知地次之苟無其變雖知地形

不得地之利也。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五利賈林謂塗有所不由以下五句為之鄭肅謂

地地無舍五句為之愚按此篇多錯文五字當作

地上文言不知變者雖知地之形無以得地之利

亦無以得人之用也以見用兵以知變為先而地

利又為之次耳蓋嘗論之地不過兵之助兵不過

為術之助不知九變之利九變之術於不可擊者

固擊之於不可攻者固攻之此謂之瞽可也城雖

有高陵險固之地。反化為覆尸之所。雖有熊羆百萬之衆。亦適為潤草之膏而已。安能求勝於人哉。是故知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用兵之道。必先料敵。然後定計。而後出師。雜以利害兩端。往來胸中。而斟酌之也。務專欲為之事也。蓋兵無常形。利中或有禍。害中或可成功。見害而不及利。則一於退縮。而無濟事之功。見利而不及害。則一於進取。或有意外之變。皆非智謀之士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業猶事也。此言見屈辱於諸侯者。困於害而屈之。見役使於諸侯者。苦於事而役之。見趨走於諸侯者。誘於利而趨之。不以害為害。何屈之有。不以業為業。何役之有。不以利為利。何趨之有。此愚者之慮。不能雜於利害如此也。一說。屈服諸侯。使其視我如虎狼者。害之以禍也。勞役諸侯。使其防備而不遑休息者。構多事以煩之也。籠絡諸侯。使其奔走而聽命者。誘之以利也。愚謂如此。則是敝鄰以強其國。利己而嫁禍於人。其於先王救災恤患。講睦修好之意。滅然無有。襲此而行。必亡其國。未足

為行兵之要法也。學兵之士。當明王政。端心術。以仁義為本。權謀為輔。庶幾有三代之風。而功業過久遠矣。春秋戰國之習。豈可為哉。此其所以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備而且理。惟深思利害者。能知之。蓋恃強勇戰。用兵之道也。必斥堠常謹。堡柵常堅。行陣常整。法度常申。器械常利。車馬常調。視未戰如將戰。視既戰如未戰。不以敵去而侮。懼有佯退之理。不以勝敵而驕。懼有必報之心。戒酒省眠。養氣寡欲。忍寒耐

暑。服勞分苦。雖經年積月之後。無異於始集之時。雖暴雨嚴霜之夜。無間於風高馬嘶之辰。一心周流乎萬里之外。監戒不離於几席之前。如此則常有所恃。萬無可攻。倉卒意外之變。何為而起邪。苟無自固之本。而偷或然之安。則雖極其思慮之精。亦無益於智也。此用兵之要語。學者其可不永言邪。故將有五危。此五者。皆性之偏。不能雜思利害者也。孫子言之。蓋欲人自知警耳。

必死可殺。

一本殺虜侮辱煩  
下各有也字非是

言不避險易強弱之勢。不計衆寡勝敗之情。但欲輕生決戰。以圖僥倖。此其人必無他謀。姑出窮計者耳。若據高堅陣。制其冒突。而設伏布奇。以殺之。誠不難也。

引類

宋文帝時。魏永昌王仁。攻垂鞬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

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足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且至。晡殺魏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瘡。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將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此康祖以決死而見殺也。  
必生可虜。  
依戀城堡。不敢深入。臨陣退縮。過自防衛。此其人柔怯無勇。軍威不震。遇敵奮擊。兵敗自降。

劉毅追桓玄於崢嶸洲軍只數千玄兵甚盛而玄  
 必懼有敗血常添輕舸於船側以備走北其眾莫有  
 鬪志毅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此桓玄  
 以必生而見敗也吳明徹伐齊壽陽齊遣皮景和  
 來援去壽春三十里歛兵不進明徹曰兵貴神速  
 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也明矣  
 於是擐甲而攻一鼓而擒景和此景和以必生而  
 見虜也神速可侮  
神速可侮

暴怒偏急之人心慮淺狹智識庸下侮之則乘怒  
 輕合不顧成敗引類  
 姚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符黃眉曰襄頻為桓温  
 張平所敗銳氣衰矣今固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  
 狠易以激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彼必怒而出  
 師可一戰而擒也遣騎三千攻襄壘以挑之襄果  
 怒盡銳而出黃眉佯為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俄  
 而黃眉大軍至大戰斬之此姚襄忿速可侮也  
 廉潔可辱



廉潔者。狷狹自飾之人也。矜驕喜名。不受人汚辱之。則媿忿交集。邀人求逞。此其害也。引類而論。諸葛孔明遺司馬懿中。愜懿怒。欲濟師。曹丕遣辛毗。仗節以止之。此司馬懿為諸葛所辱也。愛民可煩。愛民者。不忍之心。勝煦煦若婦人者也。此人多姑息。求全才。無果斷。煩之則心緒雜亂。謀慮不精。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敵出其不意。必趨必煩而困也。此五者皆將軍自

為之過。不可以任用兵之責者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張預曰。賢智之將。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劉寅曰。必死者。勇於戰也。而或可殺。必生者。幸其勝也。而或可虜。忿速者。近乎殺敵之怒也。而可侮。廉潔者。美事也。而可辱。愛民者。仁德也。而可煩。皆其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者。如此。若知變通之道。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事必量

其可否。心克雜於利害則動不迷舉不窮矣。又安  
 有可殺虜侮辱煩之危哉。  
 行軍第九。而凡戰。必以奇。而不可。其  
 行軍者。軍行出境。須知之事也。次舍之處。則有水  
 澤山陸之不同。經由之路。亦有坑塹阻險之不一。  
 果何擇。而何避乎。軍行見敵。敵人則有動靜進退  
 之迹。有障蔽疑似之計。有治亂虛實之形。果何覘  
 而何察乎。處軍不得其法。相敵不得其情。皆有敗  
 衄之禍。孫子此篇專載其事。上言處軍。下言相敵。  
 周悉詳盡。無復餘蘊矣。或曰。行軍之事。固不當在

於作戰之後邪。何。歷叙形勢虛實爭變之法。而後  
 及此。曰。形勢也。虛實也。爭與變也。皆兵家之計也。  
 處軍也。相敵也。相地形也。此特兵家之常式耳。有  
 將帥之智。然後可受將帥之任。有用兵之計。然後  
 可問用兵之式。不惟有緩急之分。亦有先後之序。  
 也。孫子篇次篇目。皆有微意。讀是書者。惟即此而  
 求之。亦去其道不遠矣。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而不可。其  
 言行軍之事。在於安處我軍。相視敵情。二者而已。  
 下文乃詳言之。一說。凡處舍其軍者。當相敵而為

之亦通。

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而曰  
 絕跨而過之也。谷有水草可養人馬故欲依之生  
 地可戰可守故欲向之。居高陽可以制人故欲處  
 之。言行軍過山而止舍者其擇便利有此三者若  
 敵人先得高陽結陣待戰者則我反為彼所制故  
 欲去之勿登可也。處山之軍法當如此。  
 絕水必遠水。  
 言過水而止舍者須防敵人過我於半渡之際必  
 令先過者去水稍遠而陣敵若來擊則前已陣者

可以禦戰而後未渡者得以訖濟矣。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一本

內非是

敵在水中之時迎之則不敢渡縱之使來半渡則  
 行列不成首尾不救擊之利也。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欲戰者已得勝筭者也。附臨迫之也。附水迎客則  
 客不得渡蓋縱敵過水則敵成背水之勢我不欲  
 戰宜阻水以拒之得筭而欲於戰然後可縱之過  
 也。

引類

晉陽處父與楚子玉夾泚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使楚人渡。子玉亦退舍，欲使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此不附水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生者，有進退周旋處也。高者，上流也。水流當水之來處也。視生，則不困於敗。處高，則可以衝敵。無迎水流，則不為敵所薄。以上六事，言處水上之軍法。當如此。絕斥澤，惟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

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斥澤，鹵鹽漸洳之地也。其氣卑濕，水草薄惡。人為易病，不堪處之者也。或路不得不出之，宜速絕去。不可舍止。若猝與敵遇，不得不止者，必宜就於其中。擇其有水草木處，而隈傍之也。此處軍於斥澤法。當如此。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平陸，平易地也。必處坦夷便穩之處。又必處右，可以乘高，布伏取前，可以進死，取後，可以退生。是乃為平陸之法也。



九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

大抵當時黃帝征討四方之君。山澤水陸無不通。歷故。孫子引之也。或曰。下帝字即方字之誤。

九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

此以下槩論處軍之法。以廣其意。蓋登高則便於顧望。順於馳擊。潦水不及。暑溽不侵。故可好。居下者。反之。故可惡。前為陽。後為陰。處山之前。面向平野。則明而氣舒。故為貴。處山之後。面向叢林。則晦而氣鬱。故為賤。下文言山陸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不欲處山陵高阜之後者。正以此也。又一說。

東南為陽。西北為陰。非也。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一本生下有而字

生生氣實實地。所言居高聳陽明。又有水草之便。則是養生氣而得實地。軍中可無百凡之病。先使軍無疾病。是必勝之本也。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丘陵岡阜也。以處山之軍。言隄防。填岸也。以處水之軍。言處其陽者。處於丘陵隄防之前也。右背之者。致丘陵隄防於右背之後也。此又言丘陵隄防。雖非至高處之。亦當視陰陽向背之勢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水沫水上泡沫也。言欲渡溪越澗之時。忽見有泡

沫驟至者。恐上有暴雨將漲。不可遽涉。當待其定

以決進止。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

近也。

澗。山麓之斷處。絕如絕山絕水之絕。四高中下。勢

如凹屈者。為天井。言其如坐井底也。山林環遶。易

入而難出者。為天牢。言其如禁獄中也。草木蒙密。

鋒鏑莫施者。為天羅。言其如羅網也。陂陀泥濘。

車騎滅沒者。為天陷。言其如墜陷窞也。道路迫狹。

地多坑坎者。為天隙。言其如入鼠穴也。絕澗之地。

其惡形有此五等。近之皆有奇禍。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言我遠於險外。則敵必及在險中。為我所制。我就

險中。則敵必及在險外。而得以制我。其勢相為利

害。此所以為不可近也。

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蘄薈者。必謹覆索之。此

伏奸之所也。

險阻。屈曲狹隘。車騎不得成列之處。潢井。坎水。濘

一本旁作行。蒹葭作葦。葦所下有處。字皆非。是蒹葭音兼加蘄薈音繼。穢。

淖車馬陷沒之所。蒹葭水畔。藂艸。翳薈。林木之蒙  
密。覆索搜之。再三也。凡敵人伏兵掩襲。往往在此  
山腰水涯。藂薄之地。軍側有之。必以遊兵審索。而  
後可以解卸也。若行未止。亦必索之。而後可過也。  
右言處軍之法。凡二十一事。

引類

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賀薩勞城。前鋒累捷。常清乘  
勝逐之。斥候段秀實曰。虜兵羸而屢北。誘我也。請  
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此常  
清善索伏奸之所也。韓果性強記。善伺敵虛實。揣

知情狀。有賊匿溪谷。欲為間諜者。果登高望之所。  
疑處各必有獲。此韓果善索伏奸之所也。而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  
居易者。利也。

此以下皆言相敵之法。言見敵已近。而敵恬然不  
驚動者。必其彼中有險阻。而敵心恃之也。與我尚  
相遠。而急來挑戰者。必其彼中有伏兵。而欲我進  
就之也。立營布陣。依險為常。反舍險而居易者。必  
其後有奇兵。故以此相誘也。初入敵境。虜情未諳。  
道路未略。凡見有此可疑之形。惟當肅兵以待。未

可遽進擊之也。此相其形。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卓望山林之間。樹枝動搖。此必敵兵從彼。除道而來。當勒陣據高。以待之。敵於前後左右。多結艸木。以為障蔽者。此張形設疑。令人不測。必更有掩襲之兵。在於他處。當謹防而竊睨之。此相草木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覆音副義與伏同林木可疑之處。有鳥驚飛而起。或有野獸驚奔而出者。是必有伏兵至其下也。宜令騎兵搜而殺之。伏兵敗。則敵失其所恃。而攻之易破矣。此相禽獸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車重而疾。故其塵高起而勁銳。步輕而緩行。陣又疎。故其塵卑低而廣濶。樵採各隨所取。故其塵散見而又疎亮。軍欲下營。必有輕兵視地。故其塵無多而往來相雜。此相塵空。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使者語辭卑屈。若甚怯弱。覘其守備愈益嚴謹。此必有進兵之計。特設詐以緩我之心。驕我之氣耳。當防其掩襲也。使來語詞傲慢。固示我以強矣。而

孫子書 卷之四 七



且進軍不止。此必有他故。欲陰遁去。而懼見追。以詐脅我。令不之覺耳。此相使命。  
 齊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鋪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於行伍之間。散飲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遣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此田單欲進而辭卑也。劉裕圍燕慕容超乞師於秦。秦王姚興遣使告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徑據洛

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裕告使者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之。馳入見裕。裕以答使語示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辭令。何率爾便答。此語未能威敵。促彼怒耳。若燕未拔。而秦掩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使命。此是見我伐燕。內懷恐懼。自強之辭耳。秦果不出師。終拔慕容。此姚興辭強而實不進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其嚴

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你能越吾界為盜乎。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計窮。遷延以遁。此師古辭強進驅而退也。

輕車先出其側者。陣也。

一本出下有居字非是

凡欲布陣。必使輕車先自兩旁而出。所以護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先無和約。臨陣之時。驟使來請。此必有奸謀也。為主將者。當謹其言語。閱其形勢。增其守備。行其計。

謀不可輕信而自怠也。愚按此句當在上句之上。與進也退也三句。皆為相其使命。

引類

吐蕃尚結贊入寇。遇疫。厲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詐與馬燧款懇。因奏請盟會。渾瑊曰。吐蕃無求於國家。遽請盟。必不實。上不納。已而果衷甲劫盟。此吐蕃謀劫盟而請和也。

奔走而陳兵者。期也。

一本兵下有車字非是

陣中有奔走而布兵者。是主將臨時有所戒救。非欲出奇兵。必欲發伏。雖不可盡知其事。但見有此

狀則當隨其處而加備之。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

半進半退者。誘也。

退者。所以誘我。進者。所以迎我。此與輕車先出其側者。陣也。類。三句皆相其陣。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

也。一本杖作仗。進上有知字。皆非是。

杖立倚仗兵器而立也。先飲汲水者。相先飲也。利如首功。旗鼓馬乘之類。夫三軍飲食休息。上下同

時。觀其一二則三軍可知。此相其卒。

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舍屋墻堞之上。有鳥棲集者。為空營。或陰遁而回。或潛兵他處。不可不察也。夜呼者。軍中畏懾不能安。故夜或有虛驚也。此相其營。

引類

劉鄩拒晉。以晉兵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取之。乃潛引兵自澤西出。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跡。遣騎觀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煙火。但有鳥止於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我聞劉鄩

一步百竒。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驃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軍去二日矣。此劉鄩去營而襲他處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

軍中擾冗而不寂者。必其主將無威嚴可知也。旌

旗交錯而不定者。必其隊伍紊亂可知也。將有怒

聲。恚色。必其士卒疲勞。不能應命可知也。此相其

政。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甄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本

殺作粟。謂以粟餵馬也。懸上。又懸其卒。有軍無二字皆非。是甄音正。

馬所以戰。今殺而食其肉。非無糧不至此也。甄炊

器也。懸則不用。而棄於外也。不返其舍。軍不歸幕

而暴露野宿也。此必計窮勢極。而欲死戰者也。此

相其儲畜。

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諄諄誠懇貌。諭諭協合貌。主將強為親昵之態。以

安人。如此必衆心之不附也。一說為士卒相聚私

語之貌。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

困窘互文。有功必賞。賞之數者。必人心離散。姑賞

以安之也。故知其窘。有罪必罰。罰之數者。必人不  
堪命。姑罰以督之也。故知其困。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始到之初。好殺不已。嚴刑以治其下。及其後也。畏  
其叛已。而姑息之。此用恩威皆不得宜。可以知其  
將之不精也。一說先輕敵。後見其衆。而心畏之。此  
料敵不精也。二說皆為可戒。故并存之。此以上相  
其將。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使人來致委。托稱謝之詞者。必一時窮極。假求休

歇。有待而為之者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如此必有奇巧。欲俟我兵先動。而投隙便者也。當  
勒兵堅陣。發而後應之。此相其意。右相敵。凡三十  
一事。誘也。以前十七事。皆以當備者言之。饑也。以  
後十四事。皆以可擊者言之。利也。以上未戰之相  
也。退也。以上將戰之相也。誘也。以上方戰之相也。  
勞也。以上戰合之相也。倦也。以上戰後之相也。不  
精之至。以上戰歸於營之相也。孫子之言。有序次  
如此。

兵非益多也。雖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一本益上有貴字，一作雖作惟皆非是。武進武勇進鬪之士也。言兵非以多為有益也。雖則無武進之士，足以併力。但善於料敵之形，取人之意而已。可也。夫惟蕩然無慮，輕敵妄舉者，必見擒於人，而不可免耳。蓋承上文而言，善於相敵，不在於兵多，不能相敵。雖兵多無益，所以結上文相敵之意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文謂恩惠，武謂刑罰。此承上文言行軍之事。雖不過於處軍相敵，二者其實御之，又有其道。若恩未洽而遽施之以法，不可也。恩已洽而法不行，亦不可也。必以文令之於先，而以法齊之於後，是謂攻則必取之道也。蓋處軍相敵，行軍之庶務。恩威必用者，行軍之大本。徒知其事而不知其本，則雖有其具而不可徒行也。孫子語上不遺，下語粗不遺，精類如此。此所以為兵之聖也。或曰：何至此篇乃言之。蓋人心或離叛，或獷頑，或畏懾，皆在於軍出之時見敵之初故也。

引類

田穰苴為將。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病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身與士卒平分飲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月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為之。赴戰。晉師敗走。此令之以文者也。呂蒙令軍士不得于歷人家有所求取。俄有卒取民家一笠。以覆軍鎧。鎧雖官物。蒙猶以為犯令。不以鄉里故而廢法。垂涕斬之。此齊之以武者也。竇軌討誓胡。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乃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

勒民復戰。軌自帥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士卒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大破之。此齊之以武者也。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申言行。令教民。當行之於素。不可臨敵而後教之也。有素則服。不素則不服。蓋素則民心結而相信。深施之以武。而民不毒之也。不然鞭扑屠戮之加。民何為而樂受之邪。

地形第十

上篇水陸山澤險阻潢井牢羅隙陷之形。乃軍行在途所經所處之地耳。所經所處亦當設備。是以處之各有其道。此篇地形乃論戰場之形勢。安營布陣之所也。吳起所謂地機。其在此。雖有智勇之將。精強之卒。陣之不得其地。用兵不得其法。猶走騏驥於牆茨之上。鬪猛虎於淖泥之中。不惟不能施其技。且見其自斃以死也。是以排兵布陣。莫慎於此。為主將者。固貴乎有目力之巧。心機之明。命為按視者。亦貴乎有履歷之才。度量之慣。彼士卒者。不可過驅而置之於其所耳。苟以失地之故。

而致失其卒。何以異於諸將自殺之邪。讀此篇者。當以六者之地。聚米撥沙。以試其形。閉目想象。宛然如見。庶可他日當其事。處其時。自能形與心會。計因形生。而無臨時睥睨料度之誤矣。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

其義與法並見下文。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

以戰則利。一本曰上有故字非是

平原廣積。四無要害。我往彼來。無所不可者。通之。



形也。以上擊下。其勢順。故宜居高。前低後高。則背不受敵。故宜居陽。四通之地。恐敵襲其後。故宜處利於糧道。此三者。通形之利也。會戰此地。宜爭據之。為敵所得。則不勝矣。

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有支。支者。敵有備。掛懸掛也。往則順而下。返則逆而上。後高前低。如物掛者然也。敵人無備。固有可勝之理。而我又乘易往之勢。何有不勝。彼縱能整兵來追。勢湏遲緩。而我已到營矣。故可出。使敵人欺我。難返。堅壁不

戰。而以奇兵潛邀歸道。犄角我後。令我進退兩難。斯時也。氣歸心懼。其敗當何如邪。則不可出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各守高隘。壘壁相望。其中有可戰之地。險阻傾側。不利分合。不便救應。彼此皆然。兩相支持而已。故名為支。此決不可出者也。敵雖誘我以利。亦不可從。但因其來誘。而反示之以佯弱。引而走。敵若無謀。冒險而自出。俟其半出之際。急回與戰。彼出險者。不得險中之救。在險中者。又有蹂躪之患。其敗

必矣。此地名為至惡。故無復有致人之法也。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  
 勿從。不盈而從之。

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勢如腰股者。是隘形也。先居  
 其地者。當盈塞其隘口。與山平齊。如水之在器。與  
 器口齊也。蓋我在險中。其勢狹。敵在隘外。其勢濶。  
 在險中者。可以散兵於外。搏戰在隘外者。不可以  
 斂入於中。在中者。可以用奇於人。在外者。難以用  
 奇於我。是以為便也。若敵人先入隘裏。而能以此  
 術待我者。當引而去之。若但知入隘而不知盈口。

則入隘以從之。與之共。分其險。此則在戰。不在地。  
 所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是也。五經總要云。  
 齊口之術。非惟用之於隘。有如平陂。迥澤。車馬不  
 通。舟楫不利。中有一徑者。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  
 得進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  
 而去之。勿從也。一本從下有也字非是

險形者。其間有坑塹。有荆棘。困車阻馬。不便馳突  
 之處。皆是也。此地固不可戰。或有不得已而戰於  
 此者。必就中擇其高聳陽明之處。而先居之。以待

敵人之來就我。庶可以高擊下。以先擊後。以佚擊勞而已耳。若敵人先居之。則布陣已定。度便以審。戒敕以明。神間氣舒。而力有餘。我在其後。至倉皇。急遽。諸皆不及。豈可從之。而不引去邪。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一本而作則非是遠形者。戰地離營遠也。勢均。言強弱多寡相若也。難以挑戰。言其不可誘也。蓋戰地雖遠。而我之勢力過之。或彼將輕躁。易挑而致。有此二者。雖遠不為病也。若勢均力敵。而又敵人持重。挑之不應。此則不戰可也。不可戰而就與之戰。則我勞彼佚。見

敗必矣。一說相去遙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之。自往挑戰。則不可也。亦通。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言處地之形。其任至重。皆責之。在將。不可以此為緩。而不之察也。愚謂六地之要。一言以蔽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一本無地字非是

天字疑衍。上文言地有六形六法矣。然有不予於地之為災。覆敗由於自取者。其過亦有六。與地法

相當。無以異也。以明為將。固不可不知地形之為助。亦不可不知治兵之為重也。六過之說。見於下文。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此不料眾寡之過也。蓋勢有不侔者。乃可無論於眾寡。如我處險隘。彼處平易。我處危迫。彼處驕惰。我為極整。彼為極亂。我有勝機。彼有敗形。此雖以一擊十。猶可也。若夫事勢相當。而我不得用奇。則宜謹避之耳。不自量而加於人。不敗走。其可免乎。

引類

大蘓建趙信并兵三千餘騎。追單于。單于兵數萬。與戰一日。漢兵盡亡。趙信降虜。蘓建獨以身免。亡歸。此蘓建以一擊十而走也。卒強吏弱。曰弛。

此不選將之過也。吏主於明法令。糾過失。以精悍果決為貴。苟士卒強戾干法。而將吏柔弱。不能鈐制。則號令不行。如弓之弛。慢不張矣。

引類

高仙芝以封常清為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銓走馬突過。常清杖殺之。軍中股栗。此仙芝之善選將。

吏強卒弱曰陷。

此不練卒之過也。卒常練則精。精則自然生勇。若

練之無素。臨陣畏縮。為吏所督。力不能堪。必至陷

沒也。

引類

李抱真籍戶。三丁擇一。給弓矢。令習射。歲終校閱。

第能否。為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橫絕潰亂之中。

為羣盜所憚。此抱真之善練卒也。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對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此不能御將之過也。大吏裨副偏將也。懟怨也。自

上墜下曰崩。大吏忿怒。不服主將之節制。遇敵。輒

以怨懟之心。各自為戰。此其人必賦性剛愎。耻受

人言者。或必負狹怨望。失志僥功者。或必交惡不

和。謀議矛盾者。為其主將者。最宜體察而鈐束之。

若不知其能否。而聽其戰。崩之道也。

引類

李繼遷叛宋。太宗遣將白守營田紹贊等。送糧於

靈州。繼遷知之。邀於洛浦河。守營欲擊之。紹贊曰。

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但按轡結陣。徐行。守營

曰。我不受若。節制勿預吾事。因率所部去。輜重四  
 五里。繼遷初見紹贇。旌旗不敢擊。守營欲自邀功。  
 遂與賊戰。大敗。此將吏不和致敗也。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此不知陣法之過也。言主將性懦無威。而教閱之  
 法。又不替古吏無常。卒無常。吏坐起無節。進退  
 無度。如此者。亂之道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此無選鋒之過也。凡軍皆有選鋒。以驍勇冠軍者  
 充之。齊謂之伎擊。魏謂之武卒。秦謂之銳士。漢謂

之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  
 之跳蕩。宋謂之拐子馬。皆選鋒之名也。兵之勝術。  
 莫先於此。別聚為一卒。養之甚厚。仍擇服心健將。  
 領之為親兵。先登陷陣。潰圍決勝。無不由之。此言  
 為將者。既不能料敵。虛實妄以寡弱。而當彼之強  
 衆。且又素無選鋒。以備應急之用。則為背北之道  
 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言此六事。則為自敗之道。其責任亦在於將。均為  
 不可緩者也。是則相地治兵。二事相須。不可以彼

而廢此矣。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非是制作致

此又言戰在計不在地。地形者。不過為兵之助耳。必能料算敵人之情。而制為勝之之法。兼之計地里險阨遠近之利害。以保其將眾如此。斯為上將之道也。但區區於地形之是度。而料敵不中。制勝無方。則為庸將而已矣。世之為將。兼能此二者。以之用兵。則必勝矣。否則必敗矣。

引類

魏龐涓攻韓齊。使田忌直走大梁。龐涓去韓而歸。孫臏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我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兼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險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下。於是

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燭火灼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頸。此孫臏料敵而得其情制之以取勝之法。又計險阻遠近而不爽者也。趙劉曜兵攻洛陽石勒將親救之其長史程遐等以為不可諫。勒大怒按劍叱遐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勁敵乘高候之勢圍攻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剋。師老卒殆於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程遐不欲我

行。卿謂何如。光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縣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鑿旂親駕必望風奔走矣。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石遂督中軍。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闕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成禽也。諸軍集於成臯。曜無守軍。勒大悅。乃捲甲衝出於鞏。營之間。曜陳兵十餘萬于城西。勒入自宜陽。并故太極殿前。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



勒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身擐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陣擒曜。以徇軍前。此石勒料敵而得其情。制之以取勝之法。又計地形而不爽者也。公孫文懿反。曹操召司馬懿計之。問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豫走者。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操曰。彼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孤軍遠征。彼將謂我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操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

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賊果步騎數萬。阻遼水堅壁而守。南北六七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拒。纔數十里。衆將皆欲戰。曰。棄賊而向襄平。以擒文懿。若斂兵相拒。恐非所以示衆也。懿曰。敵阻水固壘。欲以老我。若師攻之。正入其計。吾故不用。以我非示弱也。兵法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悉來。則營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心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

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輕戰者。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擊大破。城兵退保襄平。進軍圍之時。會霖潦大水。平地三尺。三軍恐懼。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亦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中。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兵四倍於彼。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不可速戰。吾故奮死相爭。不容稍玩忽。以生他計。方僅得勝。今敵兵多。吾兵少。敵饑我飽。不憂賊攻。但不利其走。

故掠其牛馬抄其樵牧。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兩故雖戰敗。不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相擊。非計也。既而兩止。遂合圍。起土山。晝夜攻之。文懿乞降。不許。攻圍突出。懿擊斬之。此司馬懿料敵而得其情。制之以勝之之法。又計遠近而不爽也。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一本利下有合字非是此承將之至任而言。為將者受寄於外。便宜在已。

可戰則戰。不可戰則勿戰。顧法當何如耳。無以君命之故。畏懼而姑從之也。若苟從君命。一身固可以自免。其如三軍之命。何其如社稷之計。何此忠蓋老成之士。決不為也。

引類

魏使王彰討烏桓。彰乘勝逐北。追至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吏諸將皆以為兵涉遠。士馬疲病。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從令縱敵。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

夜與虜相擊。大破之。此王彰不待君命而必戰也。趙充國度諸羌必壞。欲罷騎兵。但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中。即將叩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軍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抑且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之策。此充國不從君命而必不戰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此亦上篇立本之意。如初生之嬰兒。言保護之至也。如所愛之子。言親厚之至也。可與赴深谿。可以俱死。由得其心也。

孫引類

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輜。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或謂其母曰。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

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於是擊秦拔五城。此吳起撫士而得其心也。王濬為巴郡太守。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伐吳。先在巴郡之所活者。皆堪徭役。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你。你必勉之。無愛死也。此王濬愛民而得其心也。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承上節言。撫士固貴於有恩。然御衆亦不可廢法。

徒愛之厚之而不能使之治之則如富家驕惰之子狎恩恃愛犯法皆逆是亦不可用之以戰也必也恩威兩全不苛亦不弛斯得其道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此總結一篇之意言為將當先選士選將制陣練兵撫衆正法使軍士精而且勇畏而知懷可以百戰而決無敗此則為將之本也其次當靜幽深密

善其算閱其形多其間謀敵人之形何如勢何如將何如情欲何為計將安出事料得其中制之以方畧萬無一失又其次當相視地形備見利害出入去就各有機宜布陣下營各有方要不為地道之所蔽此三者兵之總要為將之所當具知而兼盡之者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可以全勝知其二而不知其三亦不可以全勝此孫子至當之論萬世之法使他人論治兵則重治兵論地形則重地形泛然錯舉而已安有輕重先後如此之明邪故趙括善譚兵其父趙奢雖不能難而終不以

為可。即此可以想見其得失之所在矣。愚嘗因是而極論之。蓋我兵較敵則衆則勇則精則御得其道。此固吾卒之可以擊也。雖衆而或疲或亂。雖勇而未經大戰。雖精而未見救敗。雖御得其道而或寡或饑。是亦不可以擊也。敵兵較我則寡則弱則怯則虛則勞則饑則氣衰則不整則不精則不和則無備。此固敵之可擊也。若雖寡而常勝。雖弱而有奇。雖怯而陣有法。雖虛而能備。雖饑而心不求生。雖勞而援兵不遠。雖氣衰而未遭挫敗。雖不整而用兵簡便。雖不精而敢於死戰。雖不和而外無

隙。雖無備而間諜未實。是亦不可擊也。地形曰通曰掛。曰支。曰隘。曰險。曰遠。此固不可戰也。通而敵不知。居高掛而敵無備。支而敵半出。隘而敵不居。盈險而敵後我至。遠而敵自送死。此亦可以一戰也。自知要明。料敵要審。相地要變通。此則上智之士。持重萬全之兵矣。

引類

曹操征荊州。得劉琮降卒及水軍。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吳。將士聞之。皆恐。勸孫權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

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遺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害况操自送死其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此周瑜能自

知能料敵能度地利也光武遣鄧禹入關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耶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此鄧禹自知料敵不可擊而不擊也晉王與梁軍相持晉王欲戰周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我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不若進軍高邑誘賊

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餽餉不  
過踰月破之必矣此德威知地形不可戰而不戰  
也。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會玉燧輝風然風曰  
不迷事事中機不迷惑也不窮百戰百勝不窮迫  
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此  
此必古語引之以證上文。

趙註孫子卷之四終

孫子問所



